

基隆山龍脈傳說之符號權力初探

林全洲

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博士生

摘要

位於臺灣東北角的基隆山，舊地名為「雞籠」山，主要是山形如同「雞籠」般而命名。

早期「雞籠山」因地利之便，成為航海船隻的引導目標。隨著清廷收復臺灣，西方列強往東方發展，待發現臺灣「雞籠山」蘊藏豐富煤礦，即對清廷遊說開發礦藏，此時官府文獻陸續出現「雞籠山」為傳說中龍脈之龍腦的文字。就功能而言，「雞籠山」在這個階段，不無具有「聖山」地位，被官方加以保護確定龍脈安全。

清代光緒年間，隨着物盡其用的地利開發理念，「雞籠山」這處被保護的「聖山」逐漸遭到解構，重要性也隨著消退。但在官方信念消退的同時，民間視「雞籠山」為龍腦之風水傳說，卻是隨著貴金屬黃金的開採，再一次被世人所引用，甚至於藉此傳說，作為掩護黃金開採所能獲得暴利的煙霧。

「雞籠山」由「聖山」的不可侵犯，依社會功能的需求，轉化成民間文學論述中的文化場域內的一種「符號權力」象徵，在產金區域內形成一種制約，如此的流變，使得傳說的面貌更加親民。

本文從歷史、地理概念出發，探究「雞籠山」龍脈傳說文本的出現，由初期的「聖山」概念，到被衍伸成符號象徵後，如何在產金區域內形成制約，甚至於形塑出強大的禁忌概念。這種禁忌又與民間文學談論的報應觀念，彼此間產生相互呼應的意涵。

從民間文學的傳說文本出發，探析基隆山龍脈傳說的變化，不變的是基隆山依舊存在的神聖地位。

關鍵字：雞籠山、採金傳說、聖山、社會功能、符號權力

壹、前言

傳說是來自民間的口頭傳承敘述，新北市瑞芳區九份民眾普遍傳布的基隆（雞籠）山龍脈傳說，大都聚焦在清光緒中期黃金鑛脈被發現之後，殊不知在清代前期就有很長一段時間，討論「雞籠山」的煤礦鑛脈與風水學中龍脈交纏的記錄。學者洪健榮對此曾有深入研究，他在〈當「鑛脈」遇上「龍脈」——清季北臺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上）〉文中提到：

「19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列強數度向清廷議請在北臺雞籠山（基隆）開挖煤礦的舉動，曾使得清代臺灣移墾社會中流傳的風水習俗與龍脈信仰，遭受到西方東漸的現實波折；雞籠龍脈不容毀損之類的說法，多次構成地方官員推拒外國人採煤要求的理由。」¹

只是清廷的堅持，沒有超過百年時間，在清光緒年間就逐漸消退。洪健榮在〈當「鑛脈」遇上「龍脈」——清季北臺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下）〉的研究結論中坦言：

「一旦政府上層汲汲於煤礦替國家帶來的現實利潤，致使與之背道而馳的論述客體——下層庶民堪輿習俗的負面形象，節節攀升。風水術數有時恍若『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最後洋務官員所認定的未關痛癢的雞籠龍脈說，也就悄悄消失在光緒中期迄甲午戰前涉及基隆煤務的論述中。」²

1 洪健榮，〈當「鑛脈」遇上「龍脈」——清季北臺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上）〉，《臺灣風物》50卷第3期（2000年9月），頁15。

2 洪健榮，〈當「鑛脈」遇上「龍脈」——清季北臺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下）〉，《臺灣風物》50卷第4期（2001年1月），頁181。

從洪健榮的論述中，雞籠山龍脈、煤礦礦脈間的交纏，在清光緒中期消退。這個終結點，與現今民眾記憶瑞芳區黃金鑛脈崛起點，時間上相當巧合，這是否意味著雞籠山的龍脈傳說，改以另一種形態出現，而且由黑金的煤礦連結到貴重金屬黃金身上。

這處被視為龍腦所在的基隆山位於何處？

依臺灣的地理疆域來說，基隆山位於今日的新北市瑞芳區的濱海地區，面對著太平洋岸。

早期基隆山是被稱為「雞籠山」，清乾隆6年（1741）劉良璧所撰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裡稱：「大雞籠山：在雞籠港東。一望巍然。日本洋船以為指南³。」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卷1的（封域·山川），進一步說：「大雞籠山，巍然外海之半天，是臺灣郡邑之祖山也。」⁴

如果就山脈的走向與整體山形來論，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臺灣省通誌》〈土地志地理篇〉稱，基隆山屬於加裡山脈的一部分，即：

「加裡山山脈之東北端，基隆河與武丹坑溪流路之東北側，有深澳山地與三貂嶺山地。……三貂嶺山地為正方形山地，各邊長約21公里，此山地中央部分為高，燦光寮山高739公尺，北北方之半屏山高約700公尺，而其東方之草山高約729公尺；以此等山峰為中心。……本山地中有基隆山、金瓜石本山、草山、雞母嶺與武丹坑山等火山體，此等火山體稱曰基隆火山群。」⁵

瑞芳文史工作者簡炤堃，把基隆山的外形作更多說明，他在《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說道：

3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頁64。

4 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卷1，臺灣史料叢刊第1輯（臺北：大通，1976年），頁6。

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土地志地理篇》，臺灣省通誌卷1（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年），頁194-195。

「基隆山—緊鄰大海的獨立山頭。東西長1.9公里；南北長1.6公里，由於形似養雞的竹籠，所以很早以前就被稱為『雞籠山』，其海拔雖僅有587公尺，但在臺灣東北海岸群山中，卻以其雄偉山形成為海上航行船隻陸上指標。」⁶



圖1：基隆山雖不高，遠觀仍可感受到巍然。

從不同時期人物對雞籠山的描述來看，「巍然」是共同定見。所以當洋人獲悉雞籠山藏有豐富煤礦礦脈後，向清廷要求開發時，即有官吏提出基隆山「龍脈不容毀損」看法，這時期的基隆山如「聖山」般，把風水傳說視同宗教場域般維護，與宗教學者伊利亞德所說的「神聖空間」意涵相似，即「這個原型隨著以後每一個新祭壇、神廟或者聖所的建立而被無數次複製。」⁷只是清代初期對基隆山的保護，只有不容毀損的最低要求。

但不容毀損的要求，仍有被打破的可能性，就如同洪健榮研究時所稱：「一旦政府上層汲汲於煤礦替國家帶來的現實利潤……。風水術數有時恍若『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歐洲學者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在《航海者》書中針對神話所能

6 簡炤堃，《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九份：奎山文史工作室，2001年），頁34。

7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晏可佳、姚菩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年），頁3。

發揮的功能是：「神話能規定習俗、約束行為風尚、授予權威、或形成巫術體系。」⁸風水傳說與神話，也具有相似的功能。

在馬林諾夫斯基的引導下，檢視雞籠山的龍脈傳說發展，從早期官方刻意保護的龍腦風水論，是一種視為「聖山」的規定與約束行為，長期下來自然能在民間留下一定印象。後來官方淡化風水論後，黃金開採有力人士取代官府主張，藉傳說來授予權威，以鞏固個人利益、維護自身權益於不墜。

這樣由官到民的傳承，讓傳說衍伸出各種意義，不只引導也影響社群聚落的生活，就是本研究探析重點。

貳、基隆山龍脈傳說文本

關於雞籠山龍脈傳說，早期研究發現源於西方對於臺灣煤礦能源的需求，但百年來龍脈傳說文本，反而與煤礦開採脫鉤，大都見於各種黃金開採溯源書籍中。這可能與黃金之為貴金屬，受到喜愛程度遠勝於煤礦。更因為金鑛脈的發現，可讓人一夜致富，所以傳說內容，就容易被黃金磁吸、取代過去。

本文所要探討的基隆山龍脈傳說文本，是以臺灣黃金主產地九份、金瓜石一帶流傳較廣的一則，文本之形成為臺大教授林朝棨所撰寫。

林氏在1948年起，先後到金瓜石、九份地區，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並拾獲1塊含重約60兩的自然金，這個記錄是非採金人所拾獲最重金鑛石。林朝棨能夠拾獲含金量高的金鑛石，也間接證明早年金瓜石、九份地區盛產自然金，問題在於發現者能否識貨。

林朝棨的廣泛田調，是接受臺灣銀行委託研究，並在1950年出版《臺

8 伊萬·斯特倫斯基（Ivan Strenski），李創同、張經緯譯，《20世紀的4種神話理論——卡西爾、伊利亞德、列維斯特勞斯與馬林諾夫斯基》（北京：三聯書局，2012年），頁80。

灣之金》，書中記錄他在九份聽到的龍脈傳說文本，內容是這樣的：

「據傳光緒16年（1890），九份農民偶在溪澗中，拾得1塊金鑛石，持往暖暖示人，始悉為金鑛石。

消息傳出，三貂方面結群來淘金。為首者林姓兄弟，林英及林黨利用鄉民愚昧，散布謠言謂：『臺灣山脈為福州鼓山之龍脈而來者。九份雞籠山係臺灣之龍頭，海中之基隆嶼即龍珠，凡有切斷龍脊者，天譴必至。』於是九份居民不敢挖掘金砂。

彼兄弟乘機開採，在小金瓜露頭附近，連挖豎井13處，得黃金二千餘兩之巨。更將所採得之金石1塊，彫成土地神，祀於雞籠山腹之土地公坪，酬答神恩。

林姓兄弟，一時衣錦還鄉，但後因行為不檢，揮金如土，不久盡傾所有。

林姓兄弟以為土地神無靈，憤怒之餘，重來九份，將該神像擊毀，搗碎淘洗，得到九兩多黃金。嗣後，家道益形衰落，貧病交迫，不久身亡，當地人傳為神罰。」⁹

對於今日瑞芳地區的民眾而言，林朝榮引述的這則龍脈傳說文本，多數人大都可以朗朗上口，對地方影響極大。不過曾任九份最大土地公廟——福山宮主任委員的吳水龍，在2004年初，接受時任報社記者的筆者訪問時，對於金鑛石的被發現經過，認非「偶在溪澗中拾得」，而是源於民眾傳統「以物易物」被發現；吳水龍的說法，筆者後來出版《金瓜露頭》書裡有記錄，內容是這樣說的：

「三貂、九份民眾以物易物，經常從山上帶菜到暖暖等市集易貨。為了讓擔架更穩定，山上的民眾常把隨手揀來的石塊，壓在

9 林朝榮，《臺灣之金》，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1950年），頁29。

菜籃底，結果被發現壓菜石塊是金鑽石，比菜還值錢。在眾人質問下，才曉得山上有金鑽。」¹⁰

吳水龍曾任九份隔頂里長，自己也經營過金鑽坑，在擔任8年福山宮主任委員任內，除了金鑽石被發現經過有自己看法外，他也反對「福山宮」廟中廟的形成，是因林英、林黨兩兄弟所破壞土地公像的說法，甚至於希望大家不要「以訛傳訛」。吳水龍對於福山宮廟中廟的出現，解說是1位採金老人夢到1位像是土地公的老者指引，而發現金鑽脈，最後建廟還願，他說：

「據說1名老者在開採多年無所得後，經過原來的福山宮時，也祈禱找出金脈。當夜回到鑽區，露宿於坑道旁，竟夢到1名老者在露宿地敲了1個大洞。次日醒來，他認為是土地公所指點，依老者指點的地洞位置開鑿，竟因此致富。

這名老者依約，要重建福山宮還願，只是土地公並不喜歡拆舊廟立新居，因此也只好在舊福山宮外，再搭蓋1座大廟，即成今日之廟中廟。」¹¹

吳水龍的說法，直接撇掉了龍脈傳說這回事，但老者與土地公外形相似，在民間文學的論述上，老者又通常都被歸為具有神奇的力量代表。採金致富傳說，在各方解說下容易糾結在龍脈、人與土地公三者之間，替傳說內容增添趣味性。

但不管福山宮對外解釋如何，多數的民眾引述「雞籠山龍脈」傳說這檔事，林英、林黨這對兄弟都會被提及，是在土地公坪破壞神像這件事。

10 林全洲，《金瓜露頭》（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58。

11 林全洲，《金瓜露頭》（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60。

參、採金聚落之形成

自古以來，黃金就是中國人喜愛的物件。除了飾品以外，黃金的使用層面十分寬廣，甚至於戰爭時期，攜黃金逃難，更是必備之財物。故中國人所謂的「書中自有黃金屋」，甚至於漢武帝的「金屋藏嬌」說，都是文人所自喜的比喻。

中國人雖喜愛黃金，但中國的產金量並不是很高。以有統計數目字的1939年的為例，扣除臺灣之外的黑龍江諸省，總產金量是14萬4,550兩；臺灣在同年產金8萬4,800兩。臺灣的產金量，相當於中國的五成五以上。

林朝榮在《臺灣之金》說：「更讓人稱奇的是臺灣產金地點，是集中在新北市瑞芳區之九份、金瓜石附近，這片不到五平方公里的狹小範圍內。」¹²以今日行政區域來說，大約就在今天新北市瑞芳區九份、金瓜石，還有緊鄰的雙溪區牡丹這一帶。

如果要更真確的指認產金區域，日本大正8年（1919），臺北廳長梅谷光貞編纂的《臺北廳誌》第13章產業，對於臺北廳內的金鑛產量除了有統計資料外，也說明產金地是3座金山，這段描述是：

「本廳下金的產量……，約相當於日本總產量四成，礦區面積有150餘萬坪。產金地有金瓜石、瑞芳（今之九份）、牡丹坑3座金山。」¹³

為什麼金鑛脈會集中在這3座金山？並且成為今日觀光客較多的金瓜石、九份地區，這與金鑛脈被發現前，河川能夠發現砂金說起。

研究黃金開採多年的作家唐羽，在編纂《雙溪鄉志》時曾經提到：

12 林朝榮，《臺灣之金》，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1950年），頁21-22。

13 梅谷光貞編纂，胡清正、陳存良、林彩紋譯，《臺北廳誌》（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231。

「砂金係指經由山崩、地震、風吹、雨打，流入溪谷就地二次化之自然金。境內三貂溪之有砂金，舊稱『三朝溪』，夙已見康熙以來諸家紀述，嘉慶以後，作『三貂溪』。三貂溪自武丹山出流後，流經武丹坑、粗坑，進入頂雙溪與平林溪合流。」¹⁴

這種民眾從溪流裡淘金的形式，其實在更早古籍中也有記載，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就說：

「哆囉滿產金，淘沙出之，與雲南瓜子金相似；番人鎔成條，藏巨甕中，每開甕自炫，然不知所用，近歲，始有攜至雞籠淡水易布者」。¹⁵

盛清沂編纂之《臺北縣志》之「礦業志」，也特別引用清乾隆11年（1746）六十七著《番社采風圖考》之淘金記，文稱：

「雞籠毛少翁社，深澗沙中產金，其色高下不一。社番健壯者沒水淘取，止一掬便起，不能瞬留，蓋其水極寒也。或云久停則雷迅發，出水即向火，始無恙。」¹⁶

這樣的描述中，可以到河裡淘洗砂金，當然不只一地，不只一溪流而已。而本文所側重的九份、金瓜石採金事業的源頭，則始自於基隆河流域。連雅堂在《臺灣通史》（權賣志）說：

「光緒11年（1885），法事已平。巡撫劉銘傳築鐵路。」¹⁵

14 唐羽，《雙溪鄉志》（雙溪：雙溪鄉公所，2001年9月），頁389。

15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6年再版），頁33。

16 盛清沂編纂，《臺北縣志礦業志》（板橋：臺北縣政府，1960年），頁64。

年，架八堵車站之橋。工人入水造礎，偶見砂中有金，取出淘之。其時造橋監督為都司李家德，廣東順德人，曾游美國。而路工亦多閩、粵人，有至舊金山者。聞之爭取，居民亦從之，各獲利，每兩易銀八兩。16年9月，採者三千餘人，地亦日廣。」¹⁷

也就是說，光緒15年（1888）到光緒16年（1889）9月，基隆河流域的黃金淘洗砂金成風，至少每日聚集了三千人以上，更因為人口增加，在基隆河沿岸形成聚落，更因為想取得更多金砂來源，由下流往上游走是必然的現象。

唐羽所撰《臺灣採金七百年》，補充這一段往上游的必然經過。文稱：

「此一八堵鐵路橋所在之基隆河，為『淡水廳志』上面，名為內港二大溪之北溪上游……上源約13公里間。其流經過三貂嶺站，改沿宜蘭線鐵路平行北上至猴硐，又匯入大小粗坑二小溪流，穿過瑞芳芋仔潭鐵路橋下，轉西經龍潭堵、過傑魚坑、楓子瀨、四腳亭進入基隆八堵……」¹⁸

17 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508。

18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臺灣財團法人錦綿助學基金會發行，1985年），頁75。



圖2：基隆河發現砂金後，民眾沿箭頭往上游走，終而發現九份、金瓜石。
改繪自 Google Maps。

首先就基隆河發現砂金的地點來講，起始約點在今日行政區域的基隆市八堵地區的八堵橋，循基隆河上溯到四腳亭、瑞芳，再來到猴硐一帶。再沿大小粗坑溪上溯就抵達九份、金瓜石一帶，進入黃金開採的主要產地。

地質專家林朝棨研究九份、金瓜石的地質時，他分析3處鑛脈差異，分別是：

「瑞芳（九份）型鑛脈產自然金，金粒粗大，大致以肉眼即可辨別，20兩以上者不少。

武丹坑型鑛床介於瑞芳與金瓜石之間，西半接瑞芳之大粗坑，但無瑞芳之富鑛體，且金粒較細，故日後被金瓜石合併。

金瓜石之鑛床，合金量平均，如本山之『大金瓜』即露天採出，為本鑛型產金之主要來源。」¹⁹

19 林朝棨，《臺灣之金》，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1950年），頁3-10。

有鑛脈自然容易吸引人潮的聚集，進一步成為聚落。日本大正4年（1915）臺北廳的職業類別調查中，濱海的基隆等地的漁業人口，約12,280人；而同一時期的礦業人口則有22,004人。²⁰可以看得出來，在當時因為礦業獲利高，才能吸引更多人前來就業。

鑛區所在的今日瑞芳地區，臺灣光復前後十年，人口也始終集中在九份與金瓜石，礦業興盛帶來的繁榮是不言可喻。以今日地圖來看，日治時期的臺灣三金山所稱的150萬餘坪鑛區，如以基隆山為界，山腹的福山宮為中心，畫出一個圓形的5平方公里所在（參見圖3），就是金鑛脈的蘊藏密集點。



圖3：臺灣產金的重鎮，就在這個紅色圈內。改繪自Google Maps。

20 梅谷光貞編纂，胡清正、陳存良、林彩紋譯，《臺北廳誌》（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78。

從砂金到金鑛脈的挖掘，進一步在金瓜石九份一帶形成臺灣一金山聚落，再加上地方上篤信「黃金是土地公錢」的俚語²¹，雞籠山龍脈傳說的影響範圍，在產金地自然影響力倍增。

肆、解析傳說文本之一龍脈

採金龍脈傳說的文本謂：『臺灣山脈為福州鼓山之龍脈而來者。九份雞籠山係臺灣之龍頭，海中之基隆嶼即龍珠，凡有切斷龍脊者，天譴必至。』此說龍脈由福州跨海來臺，又代表何種意義？

一、龍脈解謎

文本所稱的龍珠，即今天行政區域屬於基隆市的基隆嶼。雞籠山由結腦變為龍首，又是如何進化。林英、林黨兄弟引用「雞籠山」為龍脈的說法，翻閱清康熙35年（1770）刊行的高拱乾編修的《臺灣府志》，在「山川篇」就有提到：

「臺灣山形勢，自福省之五虎門蜿蜒渡海，東至大洋中起二山曰關同、曰白叻者，是臺灣諸山龍腦處也。隱伏波濤，穿海渡洋，至臺之雞籠山始結一腦。」²²

21 引自羅濟昆，《九份臺陽江兩旺口述歷史》（板橋：臺北縣文化局，2009年），口述人江兩旺1927年生於九份，1940年畢業於瑞芳公學校高等科，1948年就職於「金大益公司」，歷經坑外水車監督、事務、勞務等工作，1957年轉入臺陽公司主辦勞務兼任金鑛產業工常務理事、總幹事，並曾出任瑞芳鎮民代表。江兩旺生於九份，長於九份，大半生服務於臺陽，見證鑛山的繁榮與興衰。臺北縣文化局在2009年10月請九份文史工作者羅濟昆替他記錄了這本口述史。

22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灣史料叢刊第1輯（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6年），頁8。



圖4：由基隆山上往下看基隆嶼，頗有龍珠之意味。

高拱乾的說法，乾隆元年（1736）黃叔儔的《臺海使槎錄》也留下文字記載為：

「臺地負山面海，諸山似皆西向，皇輿圖皆作南北向，初不解；後有閩人云：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自閩安鎮官塘山、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故南北峙立。往來日本、琉球海舶以此山為指南，此乃郡治祖山也。²³」

九份文史工作者簡炤堃在《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曾訪問堪輿學家的說法，曾經提出：

「大陸的龍脈自崑崙上發源而下分為三支，其南支遠從四

23 黃叔儔，《臺海使槎錄》，臺灣史料叢刊第1輯（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6年），頁7。

川、貴州一路蜿蜒於湖南、江西、兩廣之間，到福建武夷山俯東海，由泉州經五虎門出海，越過臺灣海峽在臺灣東北角抬頭躍起而為基隆山，並進而發展成整個臺灣寶島的風水格局。」²⁴

中國地理風水研究協會理事之張旭初在他所撰的《龍脈之謎》，也肯定臺灣龍脈與大陸有一定程度的關係，他提到：

「臺灣龍脈源起於中國大陸的巨龍，也就是崑崙山龍頭。根據地質學家的推測，崑崙山脈在三億年前就形成，其脈之東分為北、中、南三條支脈。」²⁵

張旭初曾經到過中國大陸踏查過15年，他認為臺灣海峽的深度不過70公尺，如果把臺灣的海平面往下移6、70公尺，臺灣與大陸連成一氣，是可以預期的，而這在風水學上是「平陽龍接山龍的靈氣」。

張旭初還提到，這種接續的靈氣，讓臺灣的政治人物很喜歡回大陸去尋根祭祖。畢竟龍氣源自崑崙山，如果可以彰顯這一點，是不是可以幫助自己加分，這當然是一種政治操作手腕。

究竟臺灣的龍脈，與大陸是如何牽引？張旭初在《龍脈之謎》書中說：

「太祖山崑崙山，當初就是派一公一母龍放脈到臺灣，以守護這座島嶼。

大陸之巨龍奔騰到臺灣之宜蘭。但這一帶全是薄龍、薄脈，難以留住龍王之氣，因此龍氣續往基隆山區延伸，可惜基隆山也是單山巒頭，只能留住公龍穴；母龍穴藏風聚氣，繼而奔往臺北七星山、大屯山和紗帽山。」²⁶

24 簡紹堃，《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臺北：奎山文史工作室，2001年），頁64。

25 張旭初，《龍脈之謎——臺北101與風水寶地》（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07年），頁32。

26 同註25，頁35。

也有其他的命理學家，針對龍脈的南移，提出臺灣之龍脈係由三大幹龍系統之南龍而來，亦即從福建省之仙霞嶺，經武夷山，而邵武、永安、漳平、龍溪，渡海峽至廈門，而金門、澎湖朋山共水而來，至玉山起頂。

張旭初對臺灣的龍穴，分為公龍穴與母龍穴；但也有命理學家如「天機上人」稱臺灣的兩條龍穴為「二黑坤龍」、「四綠巽龍」，象徵臺灣主幹龍中央山脈在臺北盆地附近的兩條主要龍脈，兩條龍脈均源自於雪山山脈，兩條龍脈分別在行龍途中結穴地，環抱臺北盆地，最後止於淡水河兩岸，淡水河口遙相對峙。

不論各方的說法為何，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基隆山在傳說文本中的龍腦地位，地方上是深信不移的。

二、近人如何看龍脈

風水學家在談論臺灣龍脈時，大都會提到風水上的藏風聚氣，龍穴絕不宜被他人開掘，這也是林英、林黨兄弟提到基隆山是龍首，要求他人不得在雞籠山動工，故稱「凡有切斷龍脊者，天譴必至」。

林家兄弟的說法，誇張的結合「天譴」說，這是雞籠山與煤礦礦脈交纏時尚未出現。洪健榮在〈當「礦脈」遇上「龍脈」——清季北臺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中，曾引用道光30年（1850）閩浙總督劉韻珂的奏摺，稱「雞籠山為全臺總脈，該處居民係閩粵兩籍，性清強悍，久禁開挖，以培風水，斷非官員所能勉強，此事斷不能行。」²⁷

換句話說，「雞籠山」，被官方所保護，形成所謂的「聖山」，官方的認定即具有嚇阻作用，根本用不著「天譴」。但林家兄弟引用的「龍脈」說，很顯然的已經脫出官方的旗幟，當成自己黃金開採利益維護的憑藉。

法國社會學者布爾迪厄在70年代提出"符號權力"或"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說，指出「在某種條件下，在付出某些代價後，符號

27 《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頁180。

暴力可以發揮與政治暴力、警察暴力同樣的作用，而且更加有效。」²⁸

對照林家兄弟的作為，不無把龍脈傳說當成自己所擁有的符號權力，明著是龍脈的維護者，其實是掩護自己私下開挖黃金所衍生的利益。因此他們雖對外稱不能動龍脈，實際上仍派人開挖，甚至連開13豎井而得了兩千多兩黃金，都是符號所賦予的權力，傳說的作用發酵，讓他們說的話更有影響力。

有這樣的權力與作用，大陸社會學者張意在《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書中，進一步解釋：

「布爾迪厄把集體認識或者共同信仰稱為符號權力，且符號權力彌漫在社會空間，與各類制度相伴而生。只有理解符號權力的運作和效應，我們才可能穿透現代化社會統治機制堅厚的魔帳，破除現代巫術的無邊法力。」²⁹

就傳說文本而言，林家兄弟自己立下「不得動龍脈，否則必遭天譴」的宣示，等於替黃金開採動作，立下一條明確的禁忌。至於打破禁忌後，會受到何種「天譴」，留待下一節討論。

就雞籠山是「聖山」這個角色來看，即使已經褪去「龍腦」的神秘光環，但對金九地區民眾而言，雞籠山仍具有一定的神聖地位，尤其是在觀測天氣方面，民眾揣測老天爺臉色時，看基隆山山頭都能有所感。

《九份臺陽江兩旺口述歷史》就記錄兩條與基隆山有關的地方俚語：

「春天看海口，熱天看山頭。

基隆山戴帽子。」³⁰

28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16。

29 同註28，頁179。

30 參考註21。

對於這兩句俚語，江兩旺解釋說，基隆山雖不高，可是只要看到山頭濛濛一片，或者是白雲籠罩山頭，就像山頭戴帽子一般，就代表著雨水即將來到，或者第二天的天氣不會好，這種表徵是相當靈驗的。



圖5：基隆山頭如果出現雲遮山頭，代表壞天氣將臨。

故雞籠山不論早期或者現在，對於金九地區民眾而言，「聖山」的地位，並未因黃金開採與否出現變異。

伍、解析傳說文本之二採金

龍脈傳說的文本提到「彼兄弟乘機開採，在小金瓜露頭附近，連挖豎井13處，得黃金二千餘兩之巨。更將所採得之金石一塊，彫成土地神，祀於雞籠山腹之土地公坪，酬答神恩。」

文本沒有提到金鑛開採的方法，但直指「將所採得之金石一塊，彫成

土地神」，這樣的一個連結，說明了黃金與土地公神明的密切程度，而主祀土地公的福山宮，更因為宮廟位置於基隆山麓，屬於稜線範上，與文本所稱的「龍脊」地相近，讓福山宮與這個傳說牽扯不清。

何況多數採金人都相信「黃金是土地公錢」俚語帶來的影響力，認為只有依賴神明指點，才可以獲得財富。前引吳水龍談福山宮重建的緣由之一，就是開鑛多年的老者，夢到土地公的指引而發財。神明的指點，「夢」就代表神明點撥的具體模式。

金九地區的民間信仰，除了土地公之外，最早為鑾堂形式，是由關聖帝君、孚佑帝君等人組成的五恩主為降旨的主神，包括金瓜石的勸濟堂、九份的聖明宮，都是由鑾堂降下神諭，信徒得到庇佑後捐獻，再擴建寺廟，甚至於後來基隆山腰的金山寺，更設有所夢室，方便鑛主與神明溝通，臺北市文山區的指南宮也有祈夢室，這些都是說明「夢」是人與神明溝通的重要場域。



圖6：民國74年翻修的聖明宮。

這種做法，不只在中國，在國外也有，英國學者弗雷澤在《舊約中的民俗》，就引述過古代的祈夢方式：

「古代流傳著一種信仰，即神會在人的夢裡向人現身並宣布他的旨意，因此人們經常去神廟或其他聖地，在那裡過夜，希望在夢中見到神並與之交談。

意大利有自己的神諭所——法烏努斯神諭所，諮詢者要供奉一只綿羊，把它的皮鋪在地上，然後睡在上面聆聽夢中的回答。」³¹

意大利靠著一只綿羊來開啟與神明溝通儀式，但在金九地區的祈夢模式，其實並沒有這樣的繁複，先決條件是當事人得先向神明禱祝，且祈夢室又有空檔時，大抵上祈夢人都可如願入住祈夢。

筆者在《金瓜露頭》曾引過吳姓礦工到祈夢室祈夢，卻陰錯陽差發明水車的故事。內容如下：

「吳姓工頭到指南宮祈夢室過夜，他原先是希望能指引找到富礦而發財。沒想到過了一夜，他只有夢到男女相合的鏡頭；他轉念一想，如果能讓鑽石中的金成份萃取度提高，不也是一種收穫，於是他仿男女相合的方式，發明顎型搗礦機，果然讓萃取度提高，一樣有了更多賺錢的機會。」³²

不過多數人的祈夢結果，很少對外宣揚，主要是作夢後要能保佑發財才是唯一王道，沒有挖到富金礦，誰也不敢講。因而在金九地區有1個特殊現象，即每一個鑛場都有自己的專屬土地公廟，光九份一地，《瑞芳鎮志》調查過，曾有152座之多。所以九份俚語才有「黃金是土地公錢」。

31 〔英〕弗雷澤著，童煒鋼譯，《舊約中的民俗》（上海：復旦大學，2011年），頁268-270。

32 林全洲，《金瓜露頭》（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頁62。

同樣曾是臺灣三金山之一的三貂村，一村之內也曾經有過土地公廟10座。唐羽在《雙溪鄉志》引述的土地公廟重建，還有土地公娶親的插曲，內容寫道：

「厝仔崙坑福壽宮，原在鐵道旁，原只有土地公，因鐵路而重建，鄉民特地替土地公娶親，且建成亭中廟；聯曰：白髮知公老，黃金賜福人。」³³

在祈夢的說法下，富貴變得是「黃金賜福人」，故在九份地區留傳的俚語還有以下數則：

三更散、四更富，五更起大厝
厝富某不知
嚟笑阮散，炮仔聲彈你就知³⁴

這三則俚語，講述的內容，大抵上不脫一夜致富思維，所以才會要求「嚟笑阮散」，甚至於「三更散、四更富」，畢竟只要挖到金礦脈，個人生計就可以獲得大改善。

比較有意思的則是「厝富某不知」，為什麼會老公採金有錢了，老婆還不知道？這與金九地區的家庭組合分子有相當大的關係，唐羽在《雙溪鄉志》的提到：

「明治34年（1901）牡丹坑金山始見富鑛體，日籍鑛師與夫役，來此受雇者定住，人口最多時約二百人，臺籍採金者約七百人，日常出入者約千人，青樓業者，風聞亦至，寂寞幽境，頓成礦

33 唐羽，《雙溪鄉志》（雙溪：雙溪鄉公所，2001年），頁721。

34 同註21。

都。」³⁵

在舊地名三貂的牡丹開始採金後，就有青樓業者前來營生，主要就是礦區男女比例失衡，尤其多數礦工只要一入坑底，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盡頭在那裡？因為早期的礦場事故多，男生易亡於礦變，所以出了礦坑之後，往往男性先尋求歡樂，故在家守候的老婆不一定能知道。也就是說採金的男人，在歡場的時間，比在家裡還要長，甚至於肯在歡場灑錢買醉，相對守在家中的老婆就苛刻許多。

採金歷史較遲的三貂牡丹都如此了，因產金而繁榮的金瓜石、九份的情況更是嚴重，甚至於形成1種「出礦坑後醉臥於酒」的生活模式，這是採礦家庭另一種悲情所在。

陸、解析傳說文本之三神罰

文本載：「林姓兄弟，一時衣錦還鄉，但後因行為不檢，揮金如土，不久盡傾所有。林姓兄弟以為土地神無靈，憤怒之餘，重來九份，將該神像擊毀，搗碎淘洗，得到九兩多黃金。嗣後，家道益形衰落，貧病交迫，不久身亡，當地人傳為神罰。」

所謂行為不檢方式很多，但傳說給人印象深刻是擊毀神像這回事，被擊毀神像的廟宇，多數人指位於九份的土地公坪的福山宮。1994年全國文藝季在瑞芳九份舉行，當年拜電影《悲情城市》的宣傳，打開了九份知名度，甚至於出身於九份的藝人陸小芬等多人，都站出來相挺。

當年的文藝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曾出版《九份歷史之旅》對福山宮是這樣寫道：

35 唐羽，《雙溪鄉志》（雙溪：雙溪鄉公所，2001年），頁234。

「位於瑞芳崙頂之土地公坪，被稱為瑞芳地區最早之土地公廟所在，年代已不可考，一說是道光28年（1848）設，昭和10年（1935）增建前後殿與廂房，原想拆除舊廟，未獲神明同意，只有在原石造小祠再蓋一間大廟，因而形成廟中廟奇景。」³⁶

作者張璦文所寫的比較簡略，福山宮自行印製簡介《福山宮沿革》稱：

「『福山宮』北枕雞籠山，南控燦光寮、草山、牡丹諸峰，九份及金瓜石兩聚落拱衛左右，茶壺山迎朝曦於東天，大屯群岳接夕照於西垠，位居基隆三金山輻輳。其坐北朝南背海面山及廟中有廟之三開間格局，以土地公廟而言獨具一格，島內無雙，自前清、日治以降，歷二百餘年神恩廣被，向為本地區之民間信仰中心。

溯前清乾隆年間，九份及金瓜石草萊初闢，地底之黃金礦藏猶未出土，本宮所在——土地公坪，即已為龍潭堵（瑞芳）經燦光寮鋪出入三貂堡（雙溪），軍民客商必經要道，斯時山區雲封霧鎖，蟲獸等出沒無常。先民乃恭勒土地公及土地婆並座騎虎爺神像，擇吉於嘉慶初年仲秋良辰，供奉於石砌神龕內，以保佑墾殖及過往軍民平安，是為本宮開基之始。

迨淘金熱起，一時風起雲湧，大批移民蜂擁而至，每逢祭典祈求還願絡繹於途，香火益加鼎盛。尤以採金者雖眾，然神威廣大，凡經靈籤指示每有所獲，為感神恩乃有擴建之議。惟經主其事者多次請示神意未果後，乃以保留原有小廟，再加蓋大廟於外請示立允，除原供奉福德正神外，並配祀觀音佛祖及註生娘娘，遂形成今日所見，大廟包小廟之罕見奇觀。」

36 張璦文，《九份歷史之旅》（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年），頁116。



圖7：福山宮的廟中廟格局。

福山宮的解釋，並不會影響傳說就此終結。對於講述這則傳說的人而言，重點在於林家兄弟「將神像擊毀，搗碎淘洗，得到九兩多黃金。嗣後，家道益形衰落，貧病交迫，不久身亡，當地人傳為神罰。」也就是林家兄弟由開始的造神，到毀神而致家道衰落，最後貧病交迫而亡，這一段帶有濃厚的教育意味「神罰概念」。就民間而言，林家兄弟自提毀山有「天譴」說法，卻耐不住貧窮搗毀神像取金花用，如此毀神後的貧病致死，當然屬於自食惡果的報應。

不管是神罰還是天譴，不能不講神明的力量，中央研究院士李亦園在《師徒·神話及其他》提到：

「研究宗教的學者大都喜歡從一個最基礎的觀念談起，那就是『馬那』（Mana），是太平洋上玻利尼西亞人所用的名詞，他們認為世界上許多東西，經常有一種非人的力量存在，即一張弓可

以射鳥，就是有『馬那』，其力量使無法不利。

而『他布』（Taboo）就是一般所謂的禁忌；兩者經常伴隨而來。『他布』存在的意思是，是藉神聖的存在而限制人的行為範疇，以納於一定的規範之內，使社會生活得以和諧有規律。」³⁷

林家兄弟最終貧病交迫的「神罰」，其實就是違反了禁忌「他布」，才遭到懲處。就英國學者馬林諾夫斯基社會功能理論所提到的，「神話具有穩定習俗的規範力量，認可行為模式、賦予某一制度以尊嚴的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林家兄弟自己打破「傳說」的「龍脈不可動」的禁忌後，自然失去穩定習俗的規範力量，此舉必然會付出代價，「神罰」的出現自不讓人意外。

其實採金，也可能會帶來不幸，是採金人所戒慎恐懼的。林朝棨在《臺灣之金》所引的黃金三劫，就讓人記憶深刻，他提到：

「陳小厓外記：『壬戌（康熙21年，1682）間，鄭氏遣偽官陳廷輝往其他（哆囉滿）采金，老番云：采金必有大故。詰之曰，初日本居臺，來采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恐有改姓易主之事。明年癸亥，我師果入臺灣』（參照雍正10年（1732）分巡臺灣道尹士儗著「臺灣志略」）」。³⁸

比較讓人不解的是老「番」稱「初日本居臺，來采金，紅毛奪之」，日本人是否有比紅毛人早來臺嗎？在現有的典籍裡，明末多數稱日本為倭，老「番」所稱的日本，真的是日本嗎？

當然也有另一種說法，即明末如林道乾、鄭芝龍等人，都是依附日本

37 李亦園，《師徒·神話及其他》（臺北，正中書局，1983年），頁149-150。

38 林朝棨，《臺灣之金》，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北，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1950年），頁25。

的海上大盜，他們是以臺灣為基地，那麼老「番」是不是把林、鄭之流，全部統稱為日本，所以才有「三易其主」之說，這當然需要更多的佐證，只是這不是本文討論重點，將留待日後進一步研析。

不過黃金引發的「三易其主」之說，包括清末愛國詩人丘逢甲在《嶺雲海日樓詩鈔》的〈雞籠金（憶臺雜詠之一）〉詩作有所借用，連廟宇楹聯也是類相似的說法。

丘逢甲的〈雞籠金（憶臺雜詠之一）〉詩作是這樣寫的：

「籠雞山畔陳雲陰，
辛苦披沙一水深；
寶藏尚存三易主，
人間真有不祥金。」³⁹

另外，沿102縣道由九份往雙溪的瑞雙公路上，在通過福山宮約8百公尺處的四號福德祠、大眾爺共建的廟宇外側楹聯上，就看到主事者在2009年修建時所引的右側楹聯寫道：「福賜黃金歷劫三朝興九份（參照圖8）」。

可以看得出來，陳小厓外記所寫的三易其主，加上丘逢甲的「人間真有不祥金」一詞，留給採金人的陰影確實是存在的。

39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第3冊，臺灣文獻叢刊第7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353。



圖8：福德祠的楹聯寫出「歷劫三朝」。

龍脈傳說的神罰，到後人記憶深刻的「歷劫三朝」，或者「人間真有不祥金」說詞，無不顯示禁忌陰影的存在，左右採金人的生活行為，甚至於對神明依賴日深，採金人發財後的捐獻擴建廟宇，不也相等於富貴與神明共享的用意。

或許是禁忌陰影存在，類似福山宮這種廟中廟的模式，在俗稱臺灣三金山的5平方公里範圍內的土地公祠，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例。遠如雙溪牡丹的厝仔崙坑福壽宮，因鐵路經過而重建，信徒直接把亭子蓋在原來的廟宇上方，是廟中廟以外的另一種亭中廟。

同樣的，在福山宮往上走的九份四號福德祠與大眾爺廟，當原有的福德祠改建，舊有土地公小廟也獲得保存（參見圖9）下來，只是規模沒有福山宮雄偉。



圖9：四號福德祠的廟中廟。

不管廟中廟或亭中廟，這樣的現象，應是「龍脈傳說」中，林家兄弟毀神後，受到報應致貧病交迫的故事結局，給採金人相當震撼。使得後來採金人要修廟宇，絕對不敢毀棄神像，才會在金九地區普遍形成廟中廟的存在。

柒、結論

從前人的研究中，雞籠山為龍脈的傳說發展已有數百年時間，但本研究限縮於金九地區黃金開採的年代，以傳說流布較廣的清光緒16年（1890）為主體。並往上溯及傳說發生之前的光緒15年（1889）。畢竟光緒17年（1891）9月，基隆同知黎景嵩已奉臺灣巡撫之命，發出禁止採金諭示，代表官方介入採金地區的治安維護。

傳說的流布，說明以林英、林黨為首的份子，黃金開採的初期，藉龍

脈傳說的掩護下，已經讓自己取得一定的財富，變成官府管制失調的化外之地。而林家兄弟散布的龍脈傳說，所彰顯出來的社會功能作用，也與後來德國心理分析學家榮格的集體意識理論相近，更呼應法國社會學者布爾迪厄的符號權力的詮釋，榮格的研究是這樣說的：

「集體無意識絕非一個被壓縮的個人系統，它是全然的客觀性，既和世界一樣寬廣，又向全世界開放。」⁴⁰

套用在金九地區的採金人身上，龍脈傳說的發展過程，在煤礦礦脈的歷史上，至少有所謂的「全然的客觀性」存在，對民眾而言，龍脈的存在是一個開放的事實，更不會去存疑。大陸社會學者張意在《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也把符號權力作出更具體的說明，意即：

「符號體系也具備三個相關功能：首先是建構中的結構，給予社會世界以意義和秩序。第二是符號系統還是被建構的結構，作為交流和認知的結構被內嵌入行動者，成為內在的感知。三是符號系統的政治功能為統治提供合法化遊說。」⁴¹

故探析「雞籠山龍脈傳說」的流布時，可以發現林家兄弟散布傳言的動作，是暗合「集體無意識」的行為，且這對兄弟充分掌握「符號權力」變身為控制採金人的象徵。窺視林家兄弟的龍脈宣揚，其背後用意，無非是努力維護自己的權力與財富，最後卻因為自己觸及禁忌，導致符號權力遭到解構，最後遭到神罰或報應而貧病交迫而亡，顯示「龍脈傳說」依舊

40 榮格著，徐德林譯，《原型與集體無意識》，榮格文集第5卷（北京：國際文化出版，2011年），頁20-21。

41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176。

有其牢不可破的地位，這也是基隆山至今仍被尊崇的理由。

探析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到諸如福山宮的廟中廟景象，之所以能在臺灣三金山一帶，形成一個普遍的現象，當也是一種符號象徵的遺留物，甚至是被儀式般的保留下來，讓後人可以加以研究，總結這樣的探析，有以下3個發現：

- 一、在官方機制未介入前，民眾藉由神話、傳說作為符號權力的代表，藉此來限制他人或維護自身的利益，通常是有效的。所以林家兄弟在流布龍脈傳說後，私下找人挖井開採黃金得利，甚至不是挖1口而是挖了13口豎井，得到黃金兩千多兩而致富。
- 二、禁忌的代名詞「他布」，在符號權力的功能結構中，所展現出來的「給予社會世界以意義和秩序」是一種制約力量，讓民眾不敢輕率觸犯。是故在傳說中，基隆山的「神聖」地位，並沒有因為黃金開採的有無而減損位階，依舊獲得表面上的維護，甚至於轉化成今人對於金九地區天氣觀測的指標，把傳說作用作了昇華。
- 三、神罰所代表的意義，與民間文學強調的報應說，其實是一體兩面，只是用不同的詞彙作說明，警示的作用明顯，也讓採金人至今不敢觸犯這個禁忌。

對於基隆山龍脈傳說影響力的研究，這只是一個開端。畢竟金九地區的龍脈傳說，曾帶來了金瓜石、九份百年採金的輝煌。

多數民眾也深知，基隆山的龍脈，因為單峰的關係，常被地理風水學家感嘆：「本地山薄而無法集氣。」最大的見證，就是民眾常引用「金瓜無蒂、茶壺無柄」的反思。也就是，如果等到金瓜露頭出現金瓜有蒂景象，或者茶壺山的茶壺有握把生成現，這才能代表龍脈的集氣結穴達到最佳，方能夠帶給地方更美好的未來。

更何況，百年來的採金，造成基隆山腹下的水湳洞，出現所謂的陰陽

海，一度被認為是龍脈受傷流血的印記，如今黃金停採，陰陽海現象獲得改善，基隆山的生機無限，反映出來的事實是金九地區觀光客倍增，故地方人會說，金九地區當然還有採金，只是現在是向觀光客淘金，而不是地底下採金。

金九地區除了龍脈傳說之外，還有其他地理風水故事存在待採集，相信在納入更多資料後，龍脈傳說對採金人的影響研究，可以有更多探析角度出現。

參考書目

一、專論

-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第3冊。臺北：臺灣銀行，1960年。
- 李亦園，《師徒·神話及其他》。臺灣：正中書局，1983。
- 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臺灣史料叢刊第1輯。臺北：大通，1976年。
- 林全洲，《金瓜露頭》。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年。
- 林朝棨，《臺灣之金》，臺灣特產叢刊第6種。臺北：臺灣銀行，1950年。
- 洪安全總編輯，《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年。
-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86年。
-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臺灣財團法人錦綿助學基金會，1985年。
- 唐羽，《雙溪鄉志》。臺灣：雙溪鄉公所，2001年。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大通，《臺灣史料叢刊》第一輯，1976年。
- 張旭初，《龍脈之謎——臺北101與風水寶地》。臺北：時報文化，2007年。
- 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 張璦文，《九份歷史之旅》。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年。
- 盛清沂編纂，《臺北縣志礦業志》。臺北：臺北縣政府，1960年。
- 連雅堂，《臺灣通史》。臺北：大通，1984年。
-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史料叢刊第1輯。臺北：大通，《臺灣史料叢刊》第一輯，1976年。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土地志地理篇》，臺灣省通誌卷1。臺北，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1969年。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1961年。

簡炤堃，《奎山探源——九份之前世今生》。九份：奎山文史工作室，2001年。

羅際昆，《九份臺陽江兩旺口述歷史》。臺北：臺北縣文化局，2009年。

二、翻譯

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晏可佳、姚菩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年。

伊萬·斯特倫斯基（Ivan Strenski），李創同、張經緯譯，《二十世紀的四種神話理論——卡西爾、伊利亞德、列維斯特勞斯與馬林諾夫斯基》。北京：三聯書局，2012年。

〔英〕弗雷澤著，童煒鋼譯，《舊約中的民俗》。上海：復旦大學，2011年。

梅谷光貞編纂，胡清正、陳存良、林彩紋譯，《臺北廳誌》。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

榮格著，徐德林譯，《原型與集體無意識》，榮格文集第5卷。北京：國際文化，2011年。

三、期刊

洪健榮，〈當「礦脈」遇上「龍脈」——清季北臺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上）〉，《臺灣風物》，50卷第3期（2000年9月）。

洪健榮，〈當「礦脈」遇上「龍脈」——清季北臺雞籠煤務史上的風水論述（下）〉，《臺灣風物》，50卷第4期（2001年1月）。

Keelung Mountain Range Legends and Research on Its Power Symbols

Chuan-chou Lin*

Abstract

Keelung Mountain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Taiwan. The name Keelung is a transliteration of “a chicken’s cage”, named so due to the shape of its range.

Long ago, the Keelung Mountain was considered a beacon to guide ships at sea back home. After the Qing Dynasty took over Taiwan, the western superpowers pushed their mission to conquer further east. They started to persuade the Qing court to start some digging after finding abundant coal resources lying underneath the Keelung Mountain in Taiwan. At the meantime, official records showed that the Keelung Mountain is the so-called “Dragon’s Brai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eng Shui, mountains aligned as a range with the right lo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honored as “the Dragon’s Vein”, the main peak that has the most important positioning will then be the Dragon’s Brain.) In terms of function, Keelung Mt. at this point has earned its name as the sacred mountain, therefore especially cared for by the court.

Under the Qing Guanxu reign, the idea of making the best use of everything took place. Soon Keelung Mountain’s sacred lands were deconstructed and exploited, resulting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its importance. Though authorities lost belief, people still had faith in such legends of the Dragon’s Brain, thus the old hearsay continued passing on, even as a disguise to cover up the massive earnings from gold-digging.

* Ph D. Student, Ph.D. Program of Folk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From sacred mountain to a symbol of wealth and power equivalent to symbolic violence, Keelung Mt. has transformed over time along with the needs of society. It has then formed a pact in the mine area, a sort of transformation that has made itself more believable and therefore closer to people's hearts.

This essay brings to life with words the legend of Keelung Mt.: the Dragon's Vein presented from a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andpoint. Bringing readers to grasp the idea of how the concept of the holy mountain turned into the symbolization of power, thus conforming the mine area, even more bringing out the idea of strong constriction. Such taboo added on to the karma concept folk literature talks about, (karma being that people who cover their eyes to the holiness of the mountain will be punished by Mother Nature) comes a strong connection within each other.

From legend in folk literatur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ragon's Vein, the only fact unchanged is the everlasting holiness of Keelung Mountain.

Keywords: Keelung Mountain, gold-digging legends, Sacred Mountain, social purposes, power of symbol